

板橋雜記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題詞

余子曼翁，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余爲序，予間閱之，大氏北里志平康記之流，南部烟花，宛然在目，見者靡不豔之，然未及百年，美人黃土矣！回首夢華，可勝慨哉？或曰：曼翁少年，近於青樓薄倖，老來弄墨，興復不淺，子方沈心學道，何爲案頭書阿堵物？予笑曰：昔明道眼前有妓，心中無妓，伊川眼前無妓，心中有妓，以定二程優劣，今曼翁紙上有妓，而良曼筆下故無妓也，何傷乎一序之長洲尤侗。

小引

余自有知識以來，卽聞明隆萬時白門舊院之盛，不知我之前生，亦曾與二三佳麗促膝談心否也？因思我輩旣爲情種，復擅才華，苟其伉儷得人，美而不妒，遴芳選豔，惜技憐才，快意當前，夫復何憾！如或遇非其偶，援噲等以伍淮陰，玉樹兼葭，爭光殊恥；其或外有可觀，徒以妍皮而裹癡骨，有倡無和，同于向隅；又或才貌兼優，心懷媚嫉，防閑俊婢，禁錮青衣，若此等流，莫能殫述。所幸烟花不墜，風月長新，關樂國於平康，創柔鄉於術術，鶯喉燕態，盡屬奇觀，蝶使蜂媒，都歸大雅，於是騷壇才子，藝苑名流，五倫之外，無妨別締良緣，兩姓之餘，到處可逢佳偶，聯吟則唱予和汝，同夢亦任意隨心，似此勝遊，真堪神往，不謂十數年來，所謂長板橋者，徒與荒烟蔓草，爲隣而已，不亦深可歎哉！余淡心先生，生於神宗之代，觀其所著板橋雜記，已不勝今昔之憾，又况余輩少先生三十餘歲，徒於傳聞中，識其影響而已。然猶幸得此帙讀之，尙可想見其萬一也。心齋張潮撰。

新式
點

板橋雜記

或問余曰：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？余應之曰：有爲而作也，或者又曰：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錄者何限，而子惟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，不已荒乎？余乃聽然而笑曰：此卽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繫，而非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。金陵古稱佳麗地，衣冠文物，盛於江南，文采風流，甲於海內，白下青谿，桃葉團扇，其爲豔冶也多矣。洪武初年，建十六樓以處官妓，淡烟輕粉，重譯來賓，稱一時韻事。自時厥後，或廢或存，迨至三百年之久，而古迹寢湮，所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。南市者卑屑妓所居，珠市間有殊色，若舊院則南曲名姬，上廳行首皆在焉。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南部之烟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爲北里之遊，長板橋邊，一吟一詠，顧盼自雄，所作歌詩，傳誦諸姬之口，楚潤相看，態媚互引，余亦自詡爲平安杜，書記也。鼎革以來，時移物換，十年舊夢，依約揚州，一片歡場，鞠爲茂草，紅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

而聞也；洞房綺疏，湘簾繡幕，不可得而見也；名花瑤草，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賞也；間亦過之，蒿藜滿眼，樓管劫灰，美人塵土，盛衰感慨，豈復有過此者乎？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，靜思陳事，追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，效東京夢華之錄，標崖公蜺斗之名，豈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哉！客躍然而起曰：如此則不可以不記！於是作板橋雜記。

雅游

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，公侯戚畹，甲第連雲；宗室王孫，翩翩裘馬；以及烏衣子弟，湖海賓游，靡不挾彈吹簫。經過趙李，每開筵宴，則傳呼樂籍，羅綺芬芳，行酒斜觴，留髮送客，酒闌棋罷，墮珥遺簪，真慾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也！

舊院人稱曲中，前門對武定橋，後門在鈔庫街，妓家鱗次，比屋而居。屋宇精潔，花木蕭疎，迥非塵境。到門則銅環半啓，珠箔低垂；升階則獼兒吠客，鸚哥喚茶；登堂則假母肅迎，分賓抗禮；進軒則丫鬟畢妝，捧豔而出；坐久則水陸備至，絲肉競陳；定情

則目眇心桃，綢繆婉轉。紈袴少年，繡腸才子，無不魂迷色陣，氣盡雌風矣！妓家僕婢稱之曰：「娘。」外人呼之曰：「小娘。」假母傳聲曰：「娘兒。」有客稱客曰：「姐夫。」客稱假母曰：「外婆。」

樂戶統於教坊司，司有一官以主之。有衙署，有公座，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，有冠有帶，見客則不敢拱揖耳。

妓家分別門戶，爭妍獻媚，鬪勝誇奇，凌晨則卯酒淫淫，蘭湯豔豔，衣香一園；亭午乃蘭花茉莉，沈水甲煎，馨聞數里；入夜而摩笛搗箏，梨園搬演，聲徹九霄，李卜爲首，沙顧次之，鄭頓崔馬；又其次也。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，曠遠芊緜，水煙凝碧，迴光驚峯兩寺夾之，中有東花園，亘其前，秦淮朱雀桁遶其後，洵可娛樂目賞心，漱滌塵俗。每當夜涼人定，風清月朗，名士傾城，簪花約鬢，攜手閒行，憑闌徙倚，忽遇彼姝，笑言宴宴，此吹洞簫，彼度妙曲，萬籟皆寂，游魚出聽，洵太平盛事也！

秦淮燈船之盛，天下所無，兩岸河房，雕欄畫檻，綺窗絲障，十里珠簾，主稱旣醉，客曰未晞，遊楫往來，指目曰：「某名姬在某河房。」以得魁首者爲勝。薄暮須臾，燈船

畢集，火龍蜿蜒，光耀天地，揚榼擊鼓，蹋頓波心，自聚寶門水關，至通濟門水關，喧闐達旦，桃葉渡口，爭渡者喧聲不絕，余作秦淮燈船曲，中有云：「遙指鍾山樹色開，六朝芳草向瓊臺，一圍燈火從天降，萬片珊瑚架海來。」又云：「夢裏春紅十丈長，臨簾偷襲海南香，西霞飛出銅龍館，幾隊蛾眉一樣妝。」又云：「神絃仙管玻璃杯，火龍蜿蜒波崖嵬，雲連金闕天門迴，星舞銀城雲窖開。」皆實錄也，嗟乎，可復見乎？

教坊梨園，單傳法部，乃威武南巡所遺也，然名妓仙娃，深以登場演劇爲恥，若知音密席，推獎再三，強而後可。歌喉扇影，一座盡傾，主之者大增氣色，纏頭助采，遽加十倍，至頓老琵琶，安娘詞曲，則祇應天上，難得人間矣！

裙屐少年，油頭半臂，至日亭午，則提籃挈榼，高聲唱賣，逼汗草茉莉花，嬌婢捲簾，攤錢爭買，捉勝捺胸，紛紜笑謔，頃之烏雲堆雪，竟體芳香矣！蓋此花苞於日中，開於枕上，真媚夜之淫葩，帶人之妖草也！建蘭則大雅不羣，宜於紗幘文榭，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，酒兵茗戰之餘，微聞薝蔔，所謂「王者之香，湘君之佩」，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？

南曲衣裳妝束，四方取以爲式，大約以澹雅樸素爲主，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；初破瓜者，謂之「梳攏」，已成入者，謂之「上頭」，衣飾皆主之者措辦，巧製新裁，出於假母，以其餘物，自取用之，故假母雖高年，亦盛妝豔服，光采動人，衫之短長，袖之大小，隨時變易，見者謂是時世妝也！

曲中女郎，多親生之母，故憐惜倍至，遇有佳客，任其留連，不計錢鈔，其僮父大賈，拒絕弗與通，亦不怒也，從良落籍，屬於祠部，親母則所費不多，假母則勒索高價，諺所謂「娘兒愛俏，搗兒愛鈔」者，蓋爲假母言之耳。

舊院與貢院遙對，僅隔一河，原爲才子佳人而設。逢秋風桂子之年，四方應試者畢集，結駟連騎，選色徵歌，轉車子之喉，按陽阿之舞，院本之笙歌合奏，迴舟之一水皆香；或邀旬日之歡，或訂百年之約，葡萄架下，戲擲金錢，芍藥欄邊，閒拋玉馬，此平康之盛事，乃文戰之外篇，若夫士也，色荒，女兮情倦，忽裘敝而金盡，遂歡寡而愁殷，雖設阱者之恆情，實冶遊者所深戒也，青樓薄倖，彼何人哉。

曲中市肆，約潔殊常，香囊雲鳥，名酒佳茶，錫糖小菜，簫管琴瑟，並皆上品，外關人

買者，不惜貴價，女郎贈遺，都無俗物，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：「市聲春浩浩，樹色曉蒼蒼，飲伴更相送，歸軒錦繡香」也。

發象房配象奴，不辱自盡，胡閨妻女發教坊爲娼，此亘古所無之事也，追誦「火龍鐵騎」之章，以爲歎息。

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：「淡粉輕烟佳麗名，開天營建記都城；而今也入烟花部，燈火樊樓似汴京。」「一夜紅牋許定情，十年南部早知名；舊時小院湘簾下，猶記鸚歌喚客聲。」係院馬二
係字韻采

「惜別留歡限馬蹏，勾欄月白夜烏啼；不知何與汪三事，趣我歡娛伴我歸。」「別樣風懷另酒腸，伴他薄倖奈他狂；天公要斷烟花種，醉殺瓜州蕭伯梁。」「頓老琵琶舊典型，檀槽生澀響零丁；南巡法曲誰人問？頭白周郎掩淚聽。」紹興周馬錫喜
總頓老琵琶

「舊曲新詩壓教坊，縷衣垂白感湖湘；閒開閨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娘。」鄭如英小
名妥娘「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：「舊院風流數頓揚，梨園往事淚霑裳；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說十娘。」「舊事南朝劇可憐，至今風俗鬪嬋娟；秦淮絲肉中宵發，玉律拋殘作笛鈿。」以上皆傷今弔古，

感慨流連之作，可佐南曲談資者，錄之以當哀絲急管。黃山谷云：「解作江南斷腸句，世間惟有賀方回。」倘遇旗亭歌者，不能不畫壁也！

八瓊逸客曰：此記須用冷金箋，畫烏絲欄，寫洛神賦小楷，斐以雲鸞縹帶，貯之蛟龍篋中，熏以沈水迷迭，於風清月白，紅豆花間，開看之可也。

麗品

余生萬歷末年，其與四方賓客交遊，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，爲平安書記者，乃在崇禎庚辛以後，曲中名妓，如朱斗兒、徐翩翩、馬湘蘭者，皆不得而見之矣。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，或品藻其色藝，或僅記其姓名，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，存六朝之金粉也。昔宋徽宗在五國城，猶爲李師師立傳，蓋恐佳人之湮滅不傳，作此情癡狡獪耳！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彼美人兮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彼君子兮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

尹春，字子春，恣態不甚麗，而舉止風韻，綽似大家。性格溫和，談詞爽雅，無抹脂鄣

袖習氣，專工戲劇排場，兼擅生旦。余遇之遲暮之年，延之至家，演荆釵記，扮王十朋，至見母祭江，二齣，悲壯淋漓，聲淚俱迸，一座盡傾。老梨園自歎弗及。余曰：此許和子永新歌也，誰爲韋青將軍者乎？因贈之以詩曰：「紅紅記曲采春歌，我亦聞歌喚奈何；誰唱江南斷腸句？青衫白髮影婆娑。」春亦得詩而泣，後不知其所終。嗣有尹文者，色豐而姣，蕩逸飛揚，顧盼自喜，頗超於流輩。太平張維則暱就之，惟其所欲甚歡，欲置爲側室，文未之許，屬友人強之，文笑曰：「是不難，嫁彼三年，斷送之矣。」卒歸張，未幾文死，張後十數年乃亡，仕至監司，負才華，任俠輕財，結客磊落人也！

李十娘，名湘真，字雪衣，在母腹中聞琴歌聲，則勃勃欲動，生而娉婷娟好，肌膚玉雪，旣含睇兮又宜笑，殆閒情賦所云：「獨曠世而秀羣」者也。心嗜潔，能鼓琴清歌，略涉文墨，愛文人才士，所居曲房祕室，帷帳尊彝，楚楚有致，中構長軒，軒左種老梅一樹，花時香雪霏拂几榻，軒右種梧桐二株，巨竹十數竿，晨夕洗桐拭竹，翠色可餐，入其室者，疑非人境。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，必主其家，每客用一精婢，侍硯席，磨礮，麋，熱都梁，供茗果，暮則合樂酒宴，盡歡而散，然賓主秩然，不及於亂，於時流寇江

北名士渡江，僑金陵者甚衆，莫不豔羨李十娘也。十娘愈自閉，稱善病，不妝飾，謝賓客。阿母憐惜之，順適其意，婉語辭遜，弗與通。惟二三知己，則歡情自接，喜怡忘倦矣。後易名貞美，刻一印章曰：「李十貞美之印。」余戲之曰：「美則有之，貞則未也。」十娘泣曰：「君知兒者，何出此言？兒雖風塵賤質，然非好淫蕩檢者流，如夏姬、河間婦也。苟兒心之所好，雖相莊如賓，情與之洽也，非兒心之所好，雖勉同枕席，不與之合也。兒之不貞，命也如何！」言已，涕下沾襟。余斂容謝之曰：「吾失言，吾過矣！」十娘有兄女曰媚姐，十三纔有餘，白皙，髮覆額，眉目如畫。余心愛之，媚亦知余愛，嬌啼婉轉，作掌中舞。十娘曰：「吾當爲汝媒。」歲壬午，入棘闈，媚日以金錢投瓊，卜余中否。及榜發，落第矣，乃憤鬱成疾，避棲霞山寺，經年不相聞矣。鼎革後，泰州刺史陳澹仙，寓叢桂園，擁一姬，曰姓李，余披幃見之，媚也。各黯然掩袂，問十娘，曰：「從良矣。」問其居，曰：「在秦淮水閣。」問其家，曰：「已廢爲菜圃。」問老梅與梧竹無恙乎？曰：「已摧爲薪矣。」問阿母尙存乎？曰：「死矣。」因贈以詩曰：「流落江湖已十年，雲鬢猶卜舊金錢，雪衣飛去仙哥老，休抱琵琶過別船。」

葛嫩，字蕊芳，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。克咸名臨，負文武才略，倚馬千言立就；能開五石弓，善左右射，短小精悍，自號「飛將軍」。欲投筆磨盾，封狼居胥，又別字曰武公。然好狹邪遊，縱酒高歌，其天性先昵珠市妓王月，月爲勢家奪去，抑鬱不自聊，與余間坐李十娘家，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，卽往訪之，闌入臥室，值嫩梳頭，長髮委地，雙腕如藕，面色微黃，眉如遠山，瞳人點漆，叫聲請坐。克咸曰：「此溫柔鄉也，吾老是鄉矣！」是夕定情，一月不出，後竟納之間房。甲申之變，移家雲間，問道入閩，授監中丞。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，并縛嫩，主將欲犯之，嫩大罵，嚼舌碎，含血噴其面，將手刃之。克咸見嫩抗節死，乃大笑曰：「孫三今日登仙矣，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，同日殉難。」李大娘，一名小大，字宛君，性豪侈，女子而也有鬚眉丈夫之氣，所居臺榭庭室，極其華麗，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，置酒高會，則合彈琵琶，或狎客沈元張卯奎數輩，吹洞簫笙管，唱詩曲，酒半打十番鼓，曜靈西匿，繼以華燈，羅幃從風，不知喔喔鷄鳴，東方旣白矣。大娘嘗言曰：「世有游閒公子，聽俊兒郎，至吾家者，未有不蕩志迷魂，沈溺不返者也。然吾亦自逞豪奢，豈效齷齪倚門市娼，與人較錢帛哉！」以此得俠伎

聲於莫愁桃葉間。後歸新安吳天行。

或云吳大年

天行鉅富，貲產百萬，體羸素善病，後房麗

姝甚衆，疲於奔命。大娘鬱鬱不樂，曩所歡胥生者，賂僕婢道通音耗，漸託疾，客薦胥

生能醫，生得入見大娘，大娘以金珠銀貝，納藥籠中，挈以出，與生訂終身約。吳天行

死，卒歸胥生。胥生本貧士，家徒四壁立，獲吳氏貲，漸殷富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，

教女娃數人歌舞，生復以樂死。大娘老矣，流落闌闌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，余友及

見之，徐娘雖老，尙風情，話念舊游，潸然出涕，真如華清宮女，說開元天寶遺事也！昔

杜牧之於洛陽城東，重覩張好好，感舊傷懷，題詩以贈，末云：「朋友今在否，落拓更

能無，門館慟哭後，水雲秋景初，斜日掛衰柳，涼風生座隅，灑盡滿衿淚，短歌聊一書。

「正爲今日而說。余卽書於素扇以詒之。大娘捧扇而泣，或據牀以哦，哀慟隣壁。

顧媚，字眉生，又名眉莊，妍靚雅，風度超羣，鬢髮如雲，桃花滿面，弓彎纖小，腰支輕

亞，通文史，善畫蘭，追步馬守貞，而姿容勝之。時人推爲南曲第一。家有眉樓，綺窗繡

簾，牙籤玉軸，堆列几案，瑤琴錦瑟，陳設左右，香烟繚繞，簷馬丁當，余嘗戲之曰：「此

非眉樓，乃迷樓也！」人遂以「迷樓」稱之。當是時，江南侈靡，文酒之宴，紅妝與烏

巾紫裘相間，坐無眉娘不樂，而尤豔顧家廚食品，差擬郇公李太尉，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。然豔之者雖多，妒之者亦不少。適浙東一僧父與一詞客爭寵，合江右其孝廉互謀，使酒罵座，訟之儀司，誣以盜匿金犀酒器，意在逮辱眉娘也。余時義憤填膺，作檄討罪，有云：「某某本非風流佳客，謬稱浪子端王，以文駕彩鳳之區，排封豕長蛇之陣，用誘秦誑楚之計，作摧蘭折玉之謀，種夙世之孽冤，煞一時之風景云云。」僧父之叔爲南少司馬，見檄斥僧父東歸，訟乃解。眉娘甚德余，於桐城方瞿庵堂中，願登場演劇爲余壽，從此摧幢息機，矢脫風塵矣！未幾歸合肥，襲尙書芝麓，尙書雄豪蓋代，視金玉如泥沙糞土，得眉娘佐之，益輕財好客，憐才惜士，名譽盛於往時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，嫌箋動盈篋，畫款所書橫波，夫人是也。歲丁酉，尙書挈夫人重過金陵，寓市隱園中林堂，值夫人生辰，張燈開宴，請召賓客數十年百輩，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，酒客丁繼之、張燕筑及二王郎、串王母瑤池宴，夫人垂珠簾，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、李大娘、十娘、王節娘皆與焉。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，逗留居樽下，褰簾長跪，捧卮稱賤子上壽，坐者皆離席伏，夫人

欣然爲罄三爵，尙書意甚得也。余與吳園次、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，嗣後還京師，以病死，歟時現老僧相，弔者車數百乘，備極哀榮，改姓徐氏，世又稱徐夫人，百計祈嗣而卒無子，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。董白，字小宛，一字青蓮，天姿巧慧，容貌娟妍，七八歲時，阿母教以書翰，輒了了，稍長，顧影自憐，鍼神曲聖，食譜茶經，莫不精曉，性愛閒靜，遇幽林遠澗，片石孤雲，則戀戀不忍舍去；至男女雜坐，歌吹喧闐，心厭色沮，意弗屑也！慕吳門山水，徙居半塘，小築河濱竹籬茅舍，經其戶者，則時聞歌詩聲，或鼓琴聲，皆曰：「此中有人！」已而扁舟遊西子湖，登黃山，禮白岳，仍歸吳門，喪母抱病，畫樓以居，隨如皋，冒辟疆，過惠山，歷澄江，荊溪，抵京口，陟金山，絕頂，觀大江，競渡以歸，後卒歸辟疆爲側室，事辟疆九年，年二十七，以勞瘁死。死時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，同人哀辭甚多，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句，可傳小宛也，存其四首云：「珍珠無價玉無暇，小字貪看問妾家；尋到白隄呼出見，月明殘雪映梅花。」又云：「念家山破定風波，郎按新詞妾按歌；恨殺南朝阮司馬，累農夫瘠病愁多。」又云：「亂梳雲髻下妝樓，盡室倉皇過渡頭；鈿盒金釵渾拋卻，高家兵馬在揚州。」又云：「

江城細雨碧桃村，寒食東風杜宇魂；欲弔薛濤憐夢斷，墓門深更阻侯門。

卞賽，一曰賽賽，後爲女道士，自稱玉京道人，知書工小楷，善畫蘭鼓琴，喜作風枝嬾娜，一落筆畫十餘紙。年十八遊吳門，僑居虎邱，湘簾棐几，地無纖塵，見客初不甚酬對，若遇佳賓，則諧謔間作，談辭如雲，一坐傾倒，尋歸秦淮，遇亂復遊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下玉京彈琴歌贈之，中所云：「昨夜城頭吹簫簫，教坊也被傳呼急。碧玉班中怕點留，樂營門外盧家泣。私更妝束出江邊，恰遇丹陽下渚船。翦黃絀緇貪入道，攜來綠綺訴嬋娟。」者，正此時也。在道作道人裝，然亦間有所主，侍兒柔承，奉硯席如弟子，指揮如意，亦靜好女子也！踰兩年渡浙江，歸於東中一諸侯，不得意，進柔承當夕，乞身下髮，復歸吳，依良醫鄭保御，築別館以居，長齋繡佛，持戒律甚嚴，刺舌血書法華經，以報保御，又十餘年而卒，葬於惠山祇陀菴，錦樹林。玉京有妹曰敏，頎而白，如玉肪，風情綽約，人見之，如立水晶屏也！亦善畫蘭鼓琴，對客爲鼓一再行，卽推琴斂手，面發頰色，畫蘭亦止寫篠竹枝，蘭草二三朵，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，淋漓墨瀋也！然一以多見長，一以少爲貴，各極其妙，識者并珍之。攜來吳門，一時爭